

黄

土

绿

原

丛

书

月 儿

陕西省儿童文学作家
小说选



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黄

土

绿

原

丛

书

月 儿

陕西省儿童文学作家
小说选



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编
未 来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儿:陕西省儿童文学作家小说选/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编. —西安:未来出版社,1999.6

(黄土绿原丛书)

ISBN 7-5417-1946-3

I. 月… II. 陕… III. 儿童文学—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22511 号

黄土绿原丛书

月 儿

——陕西省儿童文学作家小说选

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 编

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5

字数 148000 印数 1—3000

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17-1946-3/I·419

定价: 12.00 元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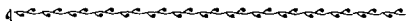
李锐

翻阅这部八本《黄土绿原》丛书，只觉厚墩墩、沉甸甸的，使我感到一阵惊喜。

引起我惊喜的原因是，丛书集纳了我省四十多位儿童文学作家，编选了约 120 万字的作品，可谓煌煌大作，洋洋大观。无疑，这是献给孩子们的一份丰盛的礼品，也是献给祖国 50 周年的一份厚重的礼物。

这部丛书显著的特色在于全是精品佳作，从每一个作家数量众多的作品中，选取了最为孩子们喜爱的读物。这里包括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寓言和童话，分别结集为《月儿》、《我们的“三潮水”》、《穷山饿石间的生命》和《会唱歌的小木屋》。还有儿童文学作





家似田自选集《一只狐狸和三只笨熊》，延玲玉自选集《大鼻子、蓝鼻子和红鼻子》，徐岳自选集《聪明的秘密》和杨德新的译作选集《神奇的小匣子》等。从这些作家自选再经编辑筛选的精品文库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编撰者的良苦用心，这就是对孩子们满腔热忱的极端负责的精神。这种精神非常可贵，令人起敬！

把最好的作品献给孩子们，为孩子们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，这是儿童文学作家们和出版家们所肩负的神圣使命！

特别使人喜悦的是，丛书里罗列了那么多不辱使命的儿童文学作家，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。开国之初，我省专门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寥寥无几，半个世纪之后，竟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一个可观的作家群，真乃人才济济，不胜感慨。这里既有早已闻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李凤杰、似田、徐岳、周竞、王宜振、鱼在洋等人，还有不少颇具实力的中年作家刘成章、京夫、赵熙、李天芳、韩起、陈长吟、雷乐长等加盟儿童文学行列，更有许多风华正茂的中青年作家如延玲玉、杨德新、冯积岐、张淑琴、袁银波、宁有

2 序

志、郑福荣、岳智慧、杨石珊等等(恕我不一一列举)，成为儿童文学园地的活跃人物。这支庞大的儿童文学群体，显示了我省儿童文学的实力，大大壮大了儿童文学队伍，他们为儿童文学花苑里不断增添着鲜艳的花朵，从而促进了我省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。

这些儿童文学作家们，都怀有一颗炽烈的爱心，悉心为孩子们着想，为孩子们创作，不断开拓儿童文学新的题材领域，不断探索儿童文学的表现手法，张开了想像飞翔的翅膀，总是在寻找适合孩子们感兴趣的艺术形式，引导孩子们求真、向善、趋美，鄙视假丑恶的行径，开启孩子们的智慧，提高孩子们的素质。他们已经做出了出色的贡献，并将继续写出不辜负孩子们希望的作品来。我这里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。

这部精美的《黄土绿原》丛书的出版，得力于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和未来出版社的编辑们，他们为此付出了鲜为人知的辛勤劳动，为儿童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！

1999年4月于雍村

目 录

李凤杰

- 月 儿..... (1)
鬼窑纪事..... (23)
他家门上有个洞..... (42)
牌刷的谜..... (58)

京 夫

- 哥 哥..... (65)
木 枪..... (90)
大 黑..... (110)

冯积岐

- 告慰亡灵..... (134)
银 元..... (144)

韩 起





荷 花……………(156)

霍长军

黑 魂……………(163)

杨德新

“儿马连长”与“见习排长”
……………(177)

水 仙……………(194)

三六九、往上走……………(210)

刘忠革

理解我吧，老师……………(224)

郑福荣

“鸡嫌狗不爱”的孩子……………(239)

童年：那绿盈盈的梦……………(253)

公鸡会下蛋吗……………(259)

王海安

二胡、提琴与西瓜……………(271)

星期天的奇遇····· (280)

浑身長毛的孩子····· (289)

岳智慧

捞炭记····· (298)

钓 鱼····· (303)

卢新智

今天星期五····· (314)

孙卫卫

我的作家生涯····· (322)

后 记····· (334)



月 儿

李凤杰

娘在分娩前的呻吟中昏睡过去。她看见弯弯的月牙儿露出了天边边。两个牙儿长，长，长成一对金翅膀，从黑漆漆的天空飞过来。天亮了，地亮了，月亮飞进娘的怀里了。她从梦中苏醒过来，生下个女孩，便起名月儿。

苦蔓上长不出甜瓜，月儿一出世就泡在重重的苦难里，过了岁还不会说话，两岁半才学会走路，十岁上便殁了娘。

没娘的孩子，就像缺水的草，没肥的苗，穿一身娘留下来的大衣服，前襟搭住膝盖，裤筒苦住脚面，手藏在袖子里，成了爹的“尾巴”。

月儿爹和我爹一个马勺里讨过饭，一个槽头





上揽过工。月儿爹常常带着“尾巴”到我家，请娘给她梳头，让我陪她玩耍。他出外揽活的日子，就干脆让月儿在我家吃饭住宿了。

娘没女孩，极疼月儿。梳头的时候，往头上抹了醋，一抿，一抿，把虱子刮得干干净净，在后脑勺粗辫梢上扎绉白布条。娘对我说：“云儿，给你捡了个妹妹！”月儿拿乌溜溜的大眼睛盯住我，叫声：“云儿哥”，脆生生甜。头一回被人叫哥哥，我心里怪痒痒的，却不敢应声。

月儿只管拉了我到院子去，拾块瓦片，划出块块方格，玩起“占房”游戏。跳、蹦、转、踢，她像猴子样灵巧，辫梢在背上扫动。长袖筒像戏台上青衣旦的水袖随身起舞，宽裤脚贴地飞旋，逗得我捂住嘴巴笑。

她一边跳一边问这问那：“云儿哥，太阳和月亮为啥老走不到一搭？”“云儿哥，燕子飞出飞回，咋记路呢？”……对她亲昵的叫声，我一口一个“嗯”。对她有意思的问题，我却连半个也答不出来。

月儿还装了一肚子口谱——关中农村把孩子唱的民歌、民谣称口谱。“占房”玩累了，她和

2 月 儿

我坐在大青石上，面朝金灿灿的太阳唱口谱。她那细弱的身子，如嫩柳迎风，随节拍一摇一晃，尾音唱得悠扬，有味儿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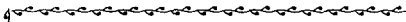
狗结伴，猫打对，
山里婆婆掐谷穗。
谷穗掐得长长的，
米儿碾得黄黄的……

一年一度春雨来的时候，蜜蜂出窠采花，燕子衔泥垒窝，蝴蝶结伴儿在池塘边飞来飞去。我们快活的日子，却一去不返：月儿有了后娘。

后娘原是有钱人家的姨太太。丈夫被土匪烧死以后，大太太忌恨她，把她用十五石小麦卖出门去。她人样儿长得水仙花似的。村上人都说，月儿爹娶了个“旦娃”。

“旦娃”打扮得头是头，脚是脚，连月儿也收拾得整齐干净了。但她是个馋嘴懒身子，把月儿当长工使唤。磨面、烧炕、做饭、洗锅，连绞水的重活，也推给才十二岁的孩子。





二



我们渭北塬上，没有泉、没有溪，除了城壕、苇园，就只有池塘是孩子家快乐的摇篮。逢下雨消雪，村里四路八岔的“天水”，一股股往池塘里奔跑。池塘总泛着清悠悠的绿波。池塘南岸，一圈土墙围着一座烂草棚。草棚像经过长途跋涉的老人，在绿洲边憩息。那就是月儿的家。

好久好久，月儿连池塘也不来玩了。我多么想听她唱一支儿歌呀！我蹑手蹑脚地推开破裂成几绺儿的门板。月儿正在磨面，脸色黄蜡蜡的，显出困倦的神色，目光呆滞地瞅着磨台。她手搬箩儿，哐当、哐当，和老牛踢踏、踢踏的蹄声应和，节奏疲惫而缓弱。

见我进来，月儿眼睛一亮，停住手，“云儿哥”三字才出嘴唇，后娘打着哈欠出了屋门。她说：“甬勾引我家月儿了。谁家女娃娃跟儿娃娃野？”

“勾引”可不是正经意思。她这么没皮没脸地骂我们小孩家，我气狠狠地吐了口唾沫，把破

门板“哐”地一闭，走了出来。箩儿的哐当声，在我身后又艰难地响了起来。

我从来不喜欢上池塘要水。小时候，我被炕火烙伤了髌骨，留下碗大个疤，我最怕伙伴瞧见了笑话。自从月儿被关在家门里，我上地拾柴、挖菜，弯点路也要从池塘边走一趟。但是，常常看见月儿家那破门板紧闭着，像不知人间愁苦和欢乐的死脸。

一天，我提个空竹篮，坐在池塘岸边，痴痴地望着水发呆。那悠悠水波，竟是一个无比宏大的天地。瓦蓝的天空，飘动的云朵，耀眼的太阳，飞翔的鸟儿，还有一颗颗巨柳细杨，一座座草棚瓦舍，全都藏进她的怀抱。仿佛有人在偷偷摇动池塘，使一切都颤巍巍的轻轻晃动。那南岸的草棚门口，有月儿的影子吗？水波清晰的瞬间，我正凝视，一阵微风吹过，一切又左右扯动，迷离朦胧起来了。

“云儿哥你做啥哩？”月儿像从上天掉下来，在身后问我。

我高兴地转身反问：“你为啥不出来玩？”

“屋里活多。”



“不能天天出来洗衣服吗?”

“哪有那么多衣服呀!”

说着，她走下池岸，把洗衣板支在一个柳树根上，挽起裤筒，两只小脚浸在水里。她身子太瘦弱了，揉搓着衣服，全身在摇晃，好像衣服在揉搓她似的。



我看见她腿上一块块青疤，问：“你娘打你吗?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那是谁打的?”

“爹!”

“爹?”我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。那一个个青疤仿佛在长大，变成了一张布满胡茬的铁青脸膛。

月儿说：“娘每天说我偷懒，说我不听话，戳弄爹打我……”说着，她的眼泪涌得满脸。

我的心一阵阵发酸，不知该安慰她什么，也不知该告诉她什么，帮她用棒槌砸着石头一样坚硬的皂荚，说：“你还有口谱吗?”

她思量一阵，望着清悠悠的池水，唱了起来，音调轻得像风儿一样：

房檐水，响丁当，
黑面馍馍泡菜汤。
手端菜汤好凄惶，
泪珠儿打在石板上……

我看见，一池融融清水，在她眼里闪动。

四周一片沉默，我俩也静坐无言，任太阳慢慢升到头顶。强烈的阳光，化成千万颗有生命的金色粒子，不住在水面跳动。也逗不出我们的兴味。

“打水漂喽！”“打水漂喽！”是孩子们玩水的时间了，岸上传来愉快的呐喊，打破了池塘的静寂。

孩子们光着屁股，从北岸最深处跃进水中，满池金色粒子化成一圈圈金色光环。猴精们被光环扯动着，脚像一只只鼓槌儿，“踢腾！踢腾！”有节奏地打击这柔软的鼓面，奋力向我们游来。



月儿害羞，把洗好的服装装在小竹篮里。我帮她提了洗衣板，一搭上岸。

几个猴精抓住我，说：“云儿不嫌臊，帮女

娃娃洗衣服。”“拉他下水去，看他的烂屁股！”说着，拥了我就走。急得我死挣活喊。

“扑通！”“有人落水了！”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和呐喊。猴精们回头去看。原来是月儿急中生智，把块石头推下岸去。



我趁他们松手，泥鳅似的溜远了。

“月儿——！月儿——！”草棚院传来后娘的呼唤。

三

我常常挂念月儿：后娘能给她吃饱吗？爹还打她吗？她绞水能搬动辘轳吗？……

一天，月儿爹来我家，说谷子苗荒了。我忙说：“我帮叔的忙吧！爹都说我拔谷苗眼尖手快哩！”他们都夸我懂事。其实，他们哪知我心里的秘密？我是为着看看月儿哩！

月儿见我来帮工，也很高兴，让我帮她绞桶水。我俩一边绞水一边低声说话。她说：“上午早点回来，尝我做的饭吧！”说得我心里甜滋滋的。

但月儿爹直到太阳偏了西，才收工。我乐悠